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*World  
Famous*  
**CLASSICAL**  
Short Story  
Collection

陀斯妥耶夫斯基

经典小说

聂卫力/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【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】

# 陀斯妥耶夫斯基

## 经典小说

聂卫力 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/本书编委会编. —长春:  
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5

ISBN 7-80606-482-6

I. 世... II. 本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  
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5940 号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 
陀斯妥耶夫斯基经典小说

作 者  (俄) 陀斯妥耶夫斯基

译 者  聂卫力

责任编辑  李相状

出版发行  吉林摄影出版社

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邮编 130000)

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 408.75

ISBN 7-80606-482-6/G·110

定 价: [全套] 1000.80 元 (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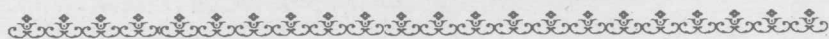
## 作者简介

**陀斯妥耶夫斯基 (1821—1881)** 俄国 19 世纪的著名作家。生于没落贵族家庭。1843 年后，开始文学创作。

短篇小说《穷人》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。它通过叙述了一位穷公务员与一个卖淫姑娘相互关怀、相互爱怜的故事，道出了他们的悲惨境遇和不幸的身世，并且显示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内心的愤懑与不平。除了《穷人》外，陀斯妥耶夫斯基还写了《白夜》、《脆弱的心》、《诚实的小偷》、《舅舅的梦》、《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》等短篇名作。

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匠心的文学风格，赢得了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。

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## 目 录

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.....	(1)
诚实的小偷 .....	(58)
穷 人 .....	(79)
脆弱的心.....	(237)
圣诞树和婚礼.....	(290)
白 夜.....	(301)



## 目 录

## 别人的妻子

### 和床底下的丈夫

——一件不寻常的事情



“先生，打扰，我可以问您一下……”

听到这句话，过路人猛地一惊。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，又是在街上，这位身穿貉绒大衣的老爷径直走到他跟前，而且还斩钉截铁地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。他略带恐惧地对这位老爷模样的人扫了一眼。大家都明白，假若某位彼得堡的老爷，在大街上忽然和另一位陌生的老爷交谈起来，那么另一位老爷一定会大吃一惊。

过路人打了个寒颤，开始有点毛骨悚然了。

身着貉绒大衣的老爷说：“请原谅我的打搅，我……我的心情实在欠佳……我知道，您肯定会原谅我……”

这位身穿貉绒大衣的老爷的确一副很不愉快的样子，这是身穿腰部带褶大衣的年轻人仔细观察才发现的。他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声音发抖，而且，他那核桃似的脸显得异常惨白。看得出来，让他向一个等级或阶层低于他的人，哪怕提出最诚恳的要求，而且是由于某种需要，这些要求一定得提出时，他都很难办到。何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不体面、不庄重的要求，而且他还穿着体面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的大衣、非常讲究的墨绿色燕尾服，燕尾服上还有稀奇古怪的饰物作点缀。这要求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显很奇特。显而易见，这一切，使身穿貉绒大衣的老爷本人也感到很难堪。因此心情不好的老爷终于无法忍受了，决定压制住自己的激动，准备以礼貌的方式结束由自己造成的狼狈的局面。

“很是抱歉，我现在心烦意乱。哦，对，您不了解我……我改变主意了，请原谅我打搅了您。”

说完，他很绅士地把帽子取了下来稍微抬了抬，向前快步走去。

“但是，请停一下，麻烦、麻烦！”

留下身穿腰部带褶大衣的老爷在那儿傻愣着，而那个小矮人在黑暗中已完全消失了。

身旁腰部带褶大衣的老爷想道：“真是不同寻常的人物。”他好不容易才把目瞪口呆的状态摆脱且恢复了常态，毕竟，他惊讶得太久了。然后，他又开始前后地走来走去想自己的事，且专心致志地看着一座高楼的大门。这座高楼有无限多的层数。起雾了，年轻人脸上有了惊喜的色彩，因为在迷雾的衬托下，他在这里走来走去才不会太引人注目，只有那个在街上停了一整天，没有揽到生意的马车夫才会注意他。

“请原谅！”

过路人又打了个冷颤——站在他面前的还是那个身穿貉绒大衣的老爷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又……”他说，“但是您，您——肯定是个身分显赫的人！我真是前言不搭后语，请您千万不要把

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我当作是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来加以看待。但是，先生，现在站在您面前的，是个需要恳求您帮助的人……，请您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好好想一想……”

“您有什么事就说吧！……只要我能办得到……”

神奇的老爷撇着嘴，讷讷地笑着说道：“您或许以为我要向您借钱吧！”他的脸色又一阵惨白。

“没有，没有……”

“不，我知道，我成了您的包袱！连我自己都无法忍受，您就认为我是快要疯的人吧！是神经错乱的人吧！您可以不下任何结论……”

年轻人表示鼓励和耐不住性子地点点头，回答道：“谈正经事吧！谈正经事吧！”

“啊！您这么年轻，却提醒我谈正事，似乎我还是个粗枝大叶的小孩子！请坦诚地告诉我，我这样奴颜媚骨，您会怎么看我呢？”

年轻人觉得很窘迫，一声不吭。

“我可不可以坦诚地问问您：您见过一位夫人吗？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！”他终于说出了口。

“夫人？”

“是的，一位夫人。”

“看见过……老实说，走过去的夫人太多……”

“对！”神奇的人痛苦地回答。“看我说得语无伦次的，我想问问另外一件事，请原谅我；我是想问，您是否看见一位穿着狐皮大衣的女士，并且戴着黑面纱的风帽，风帽的材质是深色天鹅绒。”

“没有，没见到这样的……好像真没有。”



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“啊！既然如此，那请原谅我吧！”

当年轻人刚想再问些什么的时候，身穿貉绒大衣的老爷已经无影无踪了，耐住性子听他说话的人又被丢在一边了。“叫他去见鬼吧！”身穿腰部带褶大衣的年轻人想道。显然，他非常不高兴。

他恼怒地竖起海龙皮领子，并开始走动了，当他经过那高楼的门口时，仔细观注着。他生气了。

“她怎么还不出来？”他想到，“要到八点钟了！”

钟楼上的钟敲了八下。

“哎！干脆见鬼去吧！”

“对不起！……”

“对不起我把您……不过，您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现，我真被吓坏了，”过路人生气地说。

“我又碰到您了。所以，你肯定会认为我太烦人太奇怪。”

“抱歉，请您直接了当些；我真不知道，您想要我怎么样？……”

“您着急了吗？您瞧，就是这样，我全部讲给您听。应该怎么办呢！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会因环境而联系在一起……小伙子，我看，您一点儿也不能忍耐……那么，您听着……唔，我该怎么说才好——我正在寻找一位夫人（我准备把什么都告诉您吧）。我就是想知道，这位夫人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至于她是谁——我想，年轻人，您没有知道她名字的必要吧？”

“得啦，得啦，继续说下去吧！”

“继续讲！您跟我说话竟用这样的口气！请原谅，我



称您年轻人，会不会使你感到屈辱，不过，我实在一点也没……总之，假如您愿意帮忙的话，那么这样，我是想说有一位夫人，有一位出身于最高级家庭（我所知道的家庭）的非常本份的女人……我受人之请……我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我还没有结婚……”

“那又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年轻人（哎，怎么我又这样称呼！请原谅，我总这样叫），请您为我的处境考虑一下。每一分都是那么珍贵……您好好想想，这位夫人……可是，是能否告诉我，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是谁呢？”

“啊……在这儿住的人可多啦。”

“不错，您完全正确，”身穿貉绒大衣的老爷说道，为了把自己的面子挽回，他微微一笑，“我感觉到，我实在语无伦次……但是，您为什么总是要用这样的口气说话？您看，我自己的语无伦次，我可以胸襟坦荡地承认，假如您是个自大的人，那您已经瞧够了我的奴颜媚骨的样子吧！……我说，有一位规规矩矩的夫人，换而言之，一位思想简单的夫人，——对不起，我说得太七零八落了，就像是在讲什么高深艺术似的；人们扯些什么保尔·德·柯克是个太肤浅的人，可是一切的不幸都是保尔·德·柯造成的……喏！”

年轻人怜惜的眼光扫了一下穿貉绒大衣的老爷，这位老爷真的好象不知所措了，他无法再继续下去了，没有意义的笑容挂在脸上，看着年轻人，而且不讲什么道理地用颤动的手抓住年轻人的大衣翻领不放。

“您是否要问我，住在这里的是谁吗？”年轻人吓得不

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知说什么好了。

“您不是说过了，在这儿住的人挺多的吗？”

“索菲娅·奥斯塔菲耶夫娜也住在这儿。”年轻人非常同情地说。

“小伙子，您还知道点什么吗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从您的表情可以判断出来。”

“您的话前言不搭后语，女厨子和我说过，她不到索菲娅·奥斯塔菲耶夫娜家里，……”

“那请原谅吧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
神秘的老爷面带挖苦的笑，说道：“小伙子，您对这些事太充耳不闻。”

年轻人考虑了好半天才说：“是谁对您变心了，您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吧！”

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们双方都应能够相互了解，”他说这句话的同时，甚至有想鞠一下躬的意思。

“我可以向您说明：正是这一件事使我非常难受，您的同情也深深地感动了我。”

您应该知道，在青年们之间……我称得上老者，可是您也应该清楚，习惯嘛，单身汉的生活，谁不了解，在单身汉之间……”

“唔，懂了，懂了！不过，你想让我帮你干点什么呢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您应该不会反对到索菲娅·奥斯塔菲耶夫娜家去……说真的，我还不清楚，那位夫人到什么地方去了；我只知道，她肯定在这所房子里；可是，我却看见您在这儿走来走去（我自己是在那边走来走去），我想

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……喏，您瞧我一直在等那位夫人……我认为她在这儿——我渴望碰到她，向她说明一下，那是多么的有失体统，多么的丑陋……总之，您明白我的意思……”

“嗯！继续下去呀！”

“我这样做，不是为我自己考虑，您千万别那么认为——那是别人的妻子！而丈夫却在沃兹涅先斯克桥上站着呢；他想逮住她，但是还没确定下来……他还不是那么十分相信呢，就象所有的丈夫那样……（这时身穿貉绒大衣的老爷想微微笑一下），我是他的好朋友；您应该不会反对，我是个被尊重的人——我也不是您想象的那种人。”

“那更好，说下去吧，接着说……”

“是这样，我始终在捉她；别人请我帮忙，（真是个好怜的丈夫！）但是，我也清楚，那是个很有心计的年轻的夫人（她枕头底下总藏着一本保尔·德·柯克的小说），我知道，她准会无人知晓地跑过去……说句老实话，女厨子告诉过我，她常常到这儿作客；我一知道到这个情况，就会象神经病一样地跑了出来，我是多么地想捉住她，我很早就对她产生过怀疑了，所以我刚才想请您，您在这走来走去……您——我不晓得……”

“唉，知道啦，您究竟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是的……，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；我也不敢追根究底地向您寻问，谁怎么样……无论怎样请让我们交个朋友吧，这是个好时机！……”

浑身打颤的老爷抓住年轻人的手，高兴地握了好长时间。

“我们刚见面时，我就应该这样做，”他又说了一句，

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“但是，我却把所有的礼节都给忘了！”

身穿貉绒大衣的老爷讲这句话的同时，几乎快站不稳了，他神色慌张地东张张西望望，迈着细小的碎步，并且象个就要面临死亡的人一样，费力地抓住年轻人。

“您是否知道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我本来是想让我俩成为朋友……请原谅我这么不认真——我本来打算把您请到那边去，从那条通向后门的胡同那一头，换句话说，在死胡同那一头等。然后，我从这边，在正门的附近等，那她就不会溜跑了；否则，我一个人总是担心把她放跑；我不愿意把她放走。您如果一看见她，就把她挡住，叫我一声……但是，我简直受不了，快发疯了！但现在我才明白，我的办法是十分愚昧不体面的！”

“啊，不，没问题，千万别那样想！……”

“您别谅解我，我真的心乱如麻，我不知怎么做才好了，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处境！我好像被谁控告了似的！我真要坦诚地告诉您——我要用胸怀坦荡和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您，年轻人，刚才我差点把您当成情夫了！”

“没礼貌地说，您想弄明白，我在这儿到底干什么，没错吧？”

“先生，高贵的人，我一点都没有把您看成他的意思；我不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污辱您，不过……不过，您可以向我证明，您一定不是情夫吗？”

“唔，好吧，我可以向您说明，我确实是一个情夫，但请放心，不会是您妻子的情夫，否则现在我一定是跟她在一起了！准会停留在这大街上？”

“妻子？小伙子，谁告诉您是妻子的？我是一个单身

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汉，我，其实就是说，我本身就是个情夫……”

“您刚才不是说过，有个丈夫……在沃兹涅先斯克桥上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我只不过是信口胡言；但是，也不影响别的方面！年轻人，您应该不会反对，某种在性格方面的草率行事，就是说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……”

“我想说的是：我其实不是丈夫……”

“我十分确信。不过，我还是想坦诚地对您说，现在我一边劝慰您，一边还不得不安慰自己。因此我对您很坦诚；您使我心里很不高兴，而且您还麻烦了我。我可以向您保证，看到她我一定喊您。我现在请求您把地方留给我，你快离开这里因为我自己也在等人。”

“好的，我马上就离开，我很理解您的热切心情。年轻人，我真的完全理解。啊！现在我是多么懂得您的心！”

“再见！……可是，年轻人，请原谅，我又来麻烦您了……我真的无法说明白……请您再一次诚恳地告诉我，说您不是情夫！”

“老天！真是要命！我的老天啊！”

“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：您了解那个丈夫姓什么吗？就是您的那个……换而言之，您的那个宝贝情人的丈夫。”

“那肯定知道啦，绝对不会是您的姓，这就是答案！”

“您知道我姓什么吗？”

“唉，您还是赶快离开吧；您别在这磨蹭了：有这工夫，她可以走掉一千次了……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喏，您的情人是穿狐皮大衣，戴风帽；我的情人却是披格子斗

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篷、戴淡蓝色天鹅绒帽子……您没有事了吧？您到底还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戴淡蓝色天鹅绒帽子！她真的既披格子斗篷，也戴淡蓝色小帽子。”还没多久，那个纠缠不止的人又从原路上回来了，大声叫着。

“啊，活见鬼！这种事情真会发生。但是，这与我无关！我相信我的那位不会上那儿去！”

“她——也就是您的那位在哪儿呢？”

“您想了解：您知道这个有什么用？”

“我坦白，我说的还是那个事情……”

“哎，您简直真是没羞没耻哩！我的那位朋友在三楼住，而且，窗户临街。怎么？是否还得对您说，那些人姓什么、叫什么吗？”

“我的老天呀！我也真是有朋友住在三楼，窗户也临街……将军……”

“将军？！”

“将军。我干脆告诉您是哪一位将军吧！——波罗维钦将军。”

“哎！真没想到！不，不会，一定不会是他！（唔，真是活见鬼！）”

“不是他？”

“不是他。”

两个人都不吭声了，迷惑不解地面带恐惧地看着对方。

“喂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”年轻人气愤地想摆脱掉自己不安的神情，叫道。



##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老爷很是急躁起来。

“我，我承认……”

“不行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得通过一种明智的方式来交谈了。这件事是两个人的事。请您，一定要向我说明清楚……您的那个什么人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是说，那个朋友？”

“不错，朋友……”

“喏，你看，你看，我通过您的眼睛就能看出来，我一定没猜错吧！”

“活见鬼！错了，错了嘛，真活见鬼！您怎么视而不见？我一直站在您面前嘛！她没和我在一起；咳！不应该说这种话！实际上这对于我真的没什么影响，您说也罢，不说也罢，都无所谓。”

年轻人气得快要跳起来了，又无计可施，只好踩着鞋后跟，把身子转了几圈，又举起手来一挥。

“我不和你计较。我是个高贵的人，我可以告诉您一切：起初，我的妻子总是单独到这儿来，他们是她的亲戚，我对此从没有猜疑过。在昨天，我遇见了那位大人，他说，他们已不住这儿了，可是老……就是说，不是我的太太，是别人的太太（站在沃兹涅先斯克桥上的那个人的），那位太太说，大前天还去过他们家，就是这个寓所。女厨子却对我说，有个姓鲍贝尼钦的年轻人把大人原来住的那个寓所给租下来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活见鬼了！”

“先生，我真担心！害怕得不行！”

“咳！活见鬼！您担心，您害怕得不行——这与我一





点关系都没有，哎呀，喏，喏，过一阵就好了，喏……”

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您只要叫一声：伊凡·安德烈耶维奇！我立刻跑过来……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哎呀！见鬼了！伊凡·安德烈耶维奇！”

“我在这里，”伊凡·安德烈耶维奇喘着粗气跑了回来，大声喊道。“呶，怎么样？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没事，我就是随便喊了喊……我想弄清楚，那位太太的姓名？”

“格拉费拉……”

“格拉费拉？”

“不对，不完全叫格拉费拉……请原谅，我不能把她的名字告诉您。”这位受尊敬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脸苍白得象白纸。

“对，当然，不会是格拉费拉，我也清楚不是格拉费拉。那么，她是和谁在一起的呢？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那儿！哎呀，活见鬼！”（年轻人气得肺快要炸了，都站不稳了。）

“啊，您看！您为什么会知道她叫格拉费拉？”

“哎，这真是见鬼！还会给您来麻烦的！您刚说过嘛，您的那位不叫格拉费拉！……”

“先生！怎么您和我说话竟用这种口气！”

“他妈的！我不管什么口气了！她是您的妻子？”

“不是，我说过，我还没有结婚……不过，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不会轻易下一个受尊敬的人要倒霉的结论。就算

